

饶老师

□冯志军

老师姓饶，饶恕的饶，上饶人；男，操一口没翘舌音的普通话，长圆脸细眼睛，在三十年前做我们历史老师时，已是满头白发。他常穿件深蓝色中山装，扣子一丝不苟，表袋中别支亮闪闪的英雄钢笔，和鼻梁上酒瓶底的近视镜片很配，走路挺胸腆肚旁若无人，同学们都害怕他的。不知为何，他总满脸通红，不是喝酒也不是肤色，就是那么红。夏天，他喜欢穿一件白色汗衫，西裤腰带卡在肚脐眼儿上，勒得圆鼓鼓的肚子一圈儿。他还有件蓝灰色的短袖衬衣，上课走进教室，背心外套衬衣，热得满脸都是汗。格子手帕常放在讲台桌上，他撑着双臂在讲台边边讲课边擦汗……饶老师，和窗外的蝉声一样，你嫌吵但又缺不了，伴随着我们青春的躁动，度过了初中三年。

我喜欢上饶老师的课，回答问题又脆又有质量，开公开课绝不能没有我。虽然我看起来活泼可爱，但常活络得不是地方，故意弄出些事来逗老师。不喜欢做作业，下课跑得没踪影，要交作业了随便抓起谁的作业本，狂抄一气应付了事。至于成绩，常似濒临死亡的人，吊着一口气半死不活的。饶老师对我又爱又恨，他喜欢我这个学生一身无畏的闯劲儿，希望我能静下心来踏实做事。每次见到我，哪怕在大街上，也会急急停下那辆老得咔咔响的28寸自行车，一脚撑地，摇手叫我：“冯志军冯志军，你个瘟婢，来来来……”我过去，他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，若看到我穿得唧唧歪歪，先是撇撇嘴，然后开始数落……像父亲审视将要出门的女儿，眼神中充满了欢喜的担忧，见我散成沙，又正色教育起来……我心思全不在学习上，嗯嗯啊啊硬着头皮应着，像还未能独立的子女，不得不应付唠叨的父亲——还要伸手向他拿“钱”的啊。

同学们知道饶老师偏爱我，常要我去问考试重点。

“饶老师饶老师……”我捧起历史书，凑到老师跟前，一脸坏笑，“帮我看，这题怎么做？”这次，我又装作一副好模样，跑到老师办公室问问题了。办

公室玻璃窗外攒动着几个人头，那是班里的几个男同学。期末了，他们的历史期中成绩不上不下，要是期末再考砸，要挂红灯笼了。我受他们贿赂，来饶老师地方刺探情报。

饶老师见我，挺了挺眼镜直了直脖子，扫了一眼书中的题目，拿过红笔操起上饶腔，细心讲解起来。没一会儿，在这个章节点点画画红彤彤一大片。我听得一知半解，出门就把书给了等在门口的那群人——是他们叫我的，书自然也是他们的，与我何干？我不过是受了拜托听了几句好话收了几张明星贴纸而已。

期末考试，那道题是卷中分数最多的。我凭着残存的记忆，得了小半的分。倒是同学几个，个个高分。再见到饶老师，他的脸更红了，扯起嗓子从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我知道，那是老师识破我的诡计，心里生气了。饶老师的“哼”全校有名，他不但对学生“哼”，对学校里的领导、对校务、对发生的一切不合理的事情，都会涨红了脸报以“哼”，大家在他“哼”过之后，都只有乖乖改正的份儿。

可我不怕。

尽管“哼”，我已被哼了许多次了，像被打了多次的小孩儿，知道父母为何生气，什么时候动怒，手会落在哪个地方，哭声该大些还是小些，什么时候又可以嬉皮笑脸了……哼过之后，再有什么问题去问饶老师，他还是像从未发生过什么一样，饶有兴趣地看我上下蹦跶，也兴趣盎然地给我解题……

回镇上陪母亲，她说起饶老师，我一愣——没见过饶老师已经三十年了，多么遥远的记忆，虽然我从不曾提起，但却也从来没有把饶老师忘记。母亲常在清晨散步时碰到饶老师，每次见面，饶老师都会扯着他那洪亮的嗓子，大声问我母亲：“冯志军这瘟婢呢？好不好啊，很久没见她啦……”

听母亲转述，我心中难过，是时候要去看看饶老师了，这一声三十年未变的“瘟婢”，嗔怪里带着宠溺，和去世的父亲喊我的那一声一模一样，是爱，更是偏爱。

那年我们十八岁

□周晓斌

同学燕妈妈从宁海老家带回一本相册，燕在群里发上我们十八岁时的旧照。照片都是一寸二寸的黑白照，我少女时代的所有照片，在毕业回家的慌乱中遗落在客车上，已无处可寻。这些照片显得弥足珍贵，这像一个引子，揭开岔路中学尘封的往事。

我们读高中时，高一有两班，高二分成文科班和理科班。整个班三十多个女生住一个寝室。那个平房又黑又潮湿。双层的高低床密密麻麻排着，最窄处只有一人可过，两人则要侧身而过。还好那时都极其苗条，大多是八九十斤的体重。也没洗澡的浴室，大家打一盆水，倒一些热水，从头擦到脚，就算是洗澡。地上湿漉漉的，一届一届住下来，水泥地上黑乎乎油腻腻，包浆厚重。如果铲下来，肯定能刮出几十斤泥垢。

几十个女生，吃饭的时候，一人一个饭盒，菜是清一色的雪里蕻咸菜，所不同的是有的油多，有的油寡。一人一瓶放在床前的凳子上，蔚为壮观，真的是“咸菜开大会”。偶有炒黄豆、炒红小豆加芝麻，那就算是美食，嚼起来香飘整屋。有时抓几粒当零食，幸福满满。

兜里没钱，去食堂买菜吃的人很少。可能有些人三年读下来，一次也未曾买过，我好像就买过几次豆腐汤。学校食堂大多是豆腐汤，有时会有肉饼炖蛋，那算是豪奢极欲，一盆盆码在餐桌上，我们去那儿拿饭盒，一阵肉香飘来，人就不淡定了。哈喇子上蹿下跳，没皮没脸挂在嘴角，一不小心就被人抓个现行。知道自己兜里没钱，也不舍得买，我们抱着饭盒，装着要买的样子，心虚地溜过去看一下，眼睛吃饱了，又瘪三一样抱着饭盒飞奔出食堂，就着咸菜扒拉完一盒饭，脑子里想着那碗没到嘴的肉饼炖蛋。

高三时去岔路街上买过几次馒头，是集体的餐饮店。那个白馒头的味道真是好，算是打牙祭。跟同学燕去过她姑妈家，她姑妈很客气，搯了虾皮麦饼给我们吃，油滋滋、香喷喷，真是好吃得很。

高三时，条件好的女生在角落里吸双宝素、蜂皇浆和补脑汁。那个“注注注”的声音现在还在耳边萦绕，神秘的小棕瓶，谜一样存在大家的话语里。一个戴眼镜的男老师常常说：“高三了，双宝素吸起来！”可是大多数人的家长是土里刨食的，根本没有余钱给孩子买营养品。一罐炒花生、一瓶炒黄豆就是营养品。所以那些父母有工作、居民户口家的孩子吸营养品的声音，大家记忆犹新，带着几分羡慕嫉妒恨。一个老师的孩子，他妈妈是学校里开小店的。高三开始，天天“注注注”吸双宝素，后来还真的考上了。这下那个双宝素代言人的老师，就说：“你看，吸双宝素的效果出来了吧？你们不吸双宝素，分数肯定悬。”顽皮点的就说：“老师，我们就算喝一吨双宝素，也考不上的。”那时能考上的凤毛麟角，打酱油的居多。还没考就败下阵来，想想也挺悲哀。双宝素就算是高级货了，现在的人肯定觉得不可思议吧。

总第7007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